



铁凝长篇小说图文本

笨花

◎铁凝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笨花

△铁凝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笨花 / 铁凝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0

(铁凝长篇小说图文本丛书)

ISBN 978-7-5404-4238-5

I. 笨… II. 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503 号

笨 花

铁 凝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金国政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30.5

字数: 512,000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404-4238-5

定价: 4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铁凝

读者面前的这套图文本丛书，是由我的四部长篇小说和四位画家特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组成。创意者当属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于这四部长篇小说，我不打算在读者面前多嘴；想要饶舌几句的，是文字以外的“图”。

我在《怀念插图》一文中曾经写到，在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记忆里，小人书和带插图的小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这可笑的感觉一方面基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吃”的特别敏感，因而忽略了贺友直先生在连环画创作上的造诣本身。但不管怎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已被我牢记在心了。又比如少年时读前苏联很多带插图的惊险小说，觉得正是那些画得很“帅”的插图帮了我的忙，使我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对特务和“好人”有了如同看电影般的直接认识，也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而有光彩。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就因为它们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还被单独印制成明信片以供爱好者欣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觅得一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的版画插图明信片：白夜时分的涅瓦河畔，少女倚住桥栏，微垂着头等待着对她有过允诺的恋人归来……黑白画面传达出的那种单纯而又惆怅的情调，唤起人一种莫名的宁静和忧伤。我把它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很多年。

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是在二十岁以前。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小满儿是《铁木前传》里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以为她是孙犁先生笔下最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画家颇具深意地选择并画出作家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帧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曾经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后者在表现人物深度上显然优于前者。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看似简单的中国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张德育先生为创作几张插图，还专门去冀中乡村体验生活。这种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今日闻之，感慨更多。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网络、电视和各种影像叫人目不暇接，插图和小人书也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仍然怀念这些如今看起来经济效益低下、又是“费力不讨好”的绘画品种，不单是对旧日的追忆，我坚信那些优秀的插图和小人书永远会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它们不是机器的制造，而是出自人心的琢磨和人手的劳动，因此散发着可嗅的人的气息，真正是画家的血肉同他所塑造的形象之间饱满的融合。

感谢鲁迅美术学院的四位画家李征、徐宝中、刘天舒、王慧娜为我的小说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电脑不断“挤压”着人脑的现实中，艺术家这番耗费了大量时间、体力和想象力的劳动尤为宝贵。这些被再度创造的作品对我来说，更有一种文学不能替代的价值。

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却特别选择了这样一种“慢”而“笨”的形式。责编亦不辞辛苦，寻觅画家，登门求索，用心执着。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当他得知这套书的创意后，热情地帮助联络画家，且细心向笔者和出版社逐一介绍几位画家各异的创作风格。每逢想起，便十分感动。

想要告诉读者的还有，成此短文时，我尚未看到四位画家的插图作品，因此对他们笔下的创造更有一种新鲜的期待。这感觉就如同人们生活中的愿望：虽然我们正在生活，但我们总还有理由去喜欢和享受那被创造过的生活。艺术家的劳动即是这样的创造之一。

2008年8月17日

笨花、洋花都是棉花。
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

有个村子叫笨花。

第一章

这家姓一个很少见的复姓——西贝。因为这姓氏的少见，村人称呼起来反而觉得格外上口。这村名叫笨花，笨花人称这家为西贝家。

西贝家的院子窄长，被南邻居向家高高的后山墙影罩，向家的表砖墙便成了西贝家的一面院墙。于是村人对西贝家的院子也有了歇后语：西贝家的院子——一面儿哩（理），用来形容人在讲理时只说一面之词。站在向家房上往下看，西贝家的院子像条狭长的胡同，房门也自朝一面开着。受了两棵大槐树的笼罩，院子显得十分严谨。吃饭时，西贝家的人同时出现在这狭长的“胡同”里，坐在各自的房门口一字排开。他们是：最年长的主人鰥夫西贝牛；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二儿子西贝小治，以及他们的妻室。再排开去是西贝家的第三代：长孙西贝时令，长孙女西贝梅阁，以及最小的孙子残疾人西贝二片。西贝家的第三代均为长子大治所生，小治无子女。这个次序的排列，从来有条不紊。他们或蹲或坐在各自的位置，用筷子仔细打捞着碗中的饭食。西贝家的饭食在村里属中上，碗

中米、面常杂以瓜薯，却很少亏空。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西贝家进餐一向是封闭式的，他们不在街上招摇，不似他人，习惯把饭端到街上去，蹲在当街一边聊天一边喝着那寡淡的稀粥。西贝牛主张活得谨慎。对西贝牛这个做人的主张，西贝全家没有人去冒失着冲破。

西贝牛矮个子瘪嘴，冬天斜披着一件紫花大袄，大袄罩住贴身的一件紫花短袄，一条粗布“褡包”⁽¹⁾紧勒住腰，使他看上去格外暖和，站在当街更显出西贝家生活的殷实。即使在夏天，西贝牛的紫花汗褂，纽扣也严紧。西贝牛外号大粪牛，这外号的获得，源于西贝牛的耕作观。西贝牛种田，最重视的莫过于肥料——粪，而粪又以人粪为贵。人粪被称为大粪，全家人也极尊重大粪牛的意见，遗矢时不是自家茅房就是自家田地，从不遗在他处。由于施肥得当，水也跟得上，西贝家的庄稼便优于全村了。当然，西贝牛的耕作秘密还不仅如此，他的耕锄、浇水规律可谓自成体系。这样，在西贝家耕作的不多田亩里，就收获了足以维持碗中餐的粮食和瓜菜。碗中餐丰裕了，大粪牛站在当街便可以俯视全村了。大粪牛的眼光是高傲的，他对村人在耕作上的弊病，历来是心中有数。其中最使他怜惜的是南邻居向家的耕作态势。向家虽然院墙高大，土地广阔，处事讲究时尚，有时还显超前，但对土地却懈怠，全家人常忙于自己，置土地于不顾。对此，大粪牛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不开口或批评或建议，大粪牛是一位缄默的庄稼人。

西贝牛的大儿子西贝大治，长相不似西贝牛，他体格高大，头部却明显偏小，前倾的脖子，赤红的双颊，使人想到火鸡。当地人把火鸡叫做变鸡，变鸡不在家中饲养，那是闹市上卖野药的帐篷里的观赏物。那时卖药人在篷中摆张方桌，方桌上罩块蓝洋布，火鸡便站在蓝洋布上实施着脸色的变化，忽红忽绿。火鸡是帐篷的中心，卖药人站在火鸡旁边喊着：“腰疼腿疼不算病，咳嗽喘管保险……”火鸡是个稀罕，这个稀罕俯视着患者，给患者以信心。大治的脸像火鸡，行动也像火鸡，走路时两条长腿带动起滚圆的身子，一颠一颠。但他不笨，会使牲口，西贝牛的诸多种田方案，主要靠他实施。西贝大治冬天也披一件紫花大袄，但里面不再套短棉袄，而是一件浸着油泥的白粗布汗褂，突出的肚子把汗褂绷得很紧。大治会使牲口，还会喂牲口，家里的一匹黑骡子，让他喂养得比高血马⁽²⁾还壮大。这骡子十分温驯、

(1)褡包：系在衣服外面的长而宽的粗布腰带。

(2)高血马：高加索血统马，体形高大。

勤勉，完成各种差事常常一溜小跑。它拉水车，水车便有超常的转速，丰沛的水在垄沟里汹涌。而南邻向家浇地时，两挂水车的水势汇在一条垄沟里，水仍然是萎靡不振。大治相貌不似父亲，但做派像，也是少言寡语，遇事心中有数。和乡亲对话时，常操着一副公鸭嗓儿做些敷衍，用最简单的回答方式，应付着对方复杂的问话。你说，今年雨水大晴天少，庄稼都长了腻虫，快晴天吧。大治准敷衍着说：“嗯。”你说，今年不下雨，旱得庄稼都“火龙”了，快阴天吧。大治准也说：“嗯。”那声儿就像鸭叫。

大治的兄弟小治，性格和长相与父兄都不同，他中等个儿，梆子头，一双眼睛看上去有点斜视，但视力超常。小治种田显得随意，像个戏台上的票友，挂牌出场、摘牌下场任其自愿。处事谨慎的西贝牛，却不过多计较小儿子的劳作态度，于是小治就发展了另外的兴趣，他打兔子，且是这一方的名枪手。打兔子的枪手们，虽然都是把枪口对准兔子瞄准射击，却又有严格的技术差别和道德规范，即：打“卧儿”不打“跑儿”，打“跑儿”不打“卧儿”。“卧儿”指的是正在安生着的兔子；“跑儿”是指奔跑着的兔子。这个严格的界限似联系着他们的技法表演，也联系着他们的自尊。小治是打“跑儿”的。深秋和冬天，大庄稼被放倒了，田地裸露出本色。打兔子的人出动了，他们肩荷长筒火枪，腰系火药葫芦和铁砂袋，大踱步地在田野里开始寻找。这时，也是兔子们最慌张的时候——少了庄稼它们也就少了藏身之地。它们开始无目的地四处奔跑。惟一使它们感到少许安慰的，是它们灰黄的毛色和这一方的土地相仿。于是在一些兔子奔跑的时候，另一些兔子则卧进黄土地里碗大、盆大的土窝，获取着喘息的机会。这样就有了“跑儿”和“卧儿”之分。小治在秋后的田野里大踱步地寻找，他那双看似望天的斜视眼，却能准确地扫视到百米之外奔跑着的离弦箭似的兔子。有“跑儿”出现了，小治立时把枪端平，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开始旋转着去瞄准猎物。当枪声响起时，就见百米之外的猎物猛然跃身一跳栽入黄土。这时，成功的小治并不急于去捡远处的猎物，他先是点起烟锅儿抽烟。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四处张望，他是在研究四周有没有观赏他“表演”的人。枪响时，总能吸引个把观赏者。当小治终于发现有人正站住脚观赏他的枪法时，才在枪托上磕掉烟灰，荷起猎枪，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得意，大步走向已经毙命的猎物。他弯腰捡起尚在绵软中的毛皮沾着鲜血的兔子，从腰里拽出根麻绳，将兔子后腿

绑紧，再把它挂上枪口，冲着远处的观赏者搭讪两句什么，竭力显出一派轻松和自在。黄昏时小治还家，总有两三只“跑儿”垂吊在他的枪筒上，此时“跑儿”们身上的鲜血已被野风吹成铁锈色，身子也变得硬挺。

小治还家了，终日安静着的西贝家常会在这时传出一片喧闹。这喧闹不是为了小治的胜利归来而欢呼，那是小治的内人——一位平时在西贝家不显山水的女人在房顶上的叫骂，她面朝东北，很有所指地骂起来。她在骂一个女人，大意是说，小治本应该有多一只兔子带回家的，现在却少了一只，那少了一只的兔子是小治路过村北的小街套儿坊时，隔墙扔给了一个名叫大花瓣儿的寡妇，这寡妇常年吃着小治的兔子，和小治靠着。这大花瓣儿便住在笨花村“阴山背后”、面朝野外的套儿坊。小治内人的骂，先是指桑骂槐式的旁敲侧击，到最后则变成单刀直入且加重语气的破口大骂。她骂那女人——大花瓣儿，因为两腿之间抹了香油，男人们才顺着香味儿奔进她家。她说，吃小治的死兔子不如让小治给逮一只活兔子，活兔子那物件儿尖，性也大，专治浪不够的女人。最后她常用号啕大哭结束这场无人还击的叫骂。也只在哭声从房顶上传下来时，作为一家之主的西贝牛才站在当院开始发话。他冲着房顶上喊：“想叫街⁽¹⁾哟，你！还不滚下来添锅做饭！”

果然，西贝牛的吼声使房上的哭声戛然而止。少时，西贝家的风箱响起来，烟囱里的炊烟升起来……小治的内人是务厨的主力，而被她称做大嫂的大治的内人只是个帮厨的角色。当月亮升起来，西贝一家又在各自屋门口一字排开吃饭时，院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一家人只呼呼地喝着碗里的粥，就着堆在碗边以内的一小撮咸菜。小治枪口上的猎物并不是他们全家的吃食，两只兔子（或一只）仍然吊在枪口上，第二天小治将要到集上卖掉兔子换回枪药和铁砂。

西贝全家都意识到小治往大花瓣儿家扔兔子，实在是这个和睦殷实之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弊端，但西贝牛从不追究小治的行为，也不四处打听去证实这件事的真伪。

小治的打兔子继续着，小治媳妇晚饭前房顶上的叫骂也继续着。日子久了，那叫骂就像是西贝家晚饭的一个序曲，又好比西贝家一个固定的保留节目。少了这个序曲，西贝家的晚饭就迟迟不能开出；少了这个节目，西贝

(1)叫街：乞丐哭喊着的乞讨。

家的一天就不能说过得圆满，此时的笨花村便也仿佛少了点什么。小治不理睬女人的叫骂，只待晚上和媳妇上炕后才对着房梁说：“不论谁抹香油都能招男人？”要不就说：“男人都是冲着香油去的？知道什么呀你！再说，你看见我扔兔子啦？”媳妇说：“就是，就是看见啦，咱二片看见啦。”小治说：“哼，二片……”

西贝牛的小孙子，西贝大治的小儿子西贝二片，这年虚岁十二，胎里只带出一条半腿，另外半条腿在膝盖以下消失了，只留下像擀面杖似的一截秃头，这秃头上还努出一个脚趾头，脚趾上也长了趾甲。那确是人的一枚小脚趾头。西贝二片走路在地上蹭着走，只在必要时他才蹿起来用一条腿跳跃。村里没有他蹭不到的地方，也没有他不了解的事。西贝二片蹭着走路，视点就低，偏低的视点所到之处常是女人的胯下。有时他还向女人的胯下发起冲击，或用棍子，或用一把土。女人们都把西贝二片看做自己的天敌。但西贝二片冲击的女人，只局限于刚嫁到笨花的新媳妇。他常对人宣称他知道所有笨花新媳妇那地方什么样，因为他常把她们堵在茅房里看。叔叔小治给大花瓣儿扔兔子的事，就是他说给他的婶子，小治媳妇的。

西贝全家默认着小治的行为，也默认着小治女人叫骂的合理性。只有西贝梅阁对此另有见地。当西贝小治媳妇叫骂之后倚住灶坑做饭时，梅阁就说：“婶子，听我一句吧，咱们都是上帝的罪人。人世间的事，不论善恶，惟有上帝才会做铺排，婶子往后就别上房了。”

西贝梅阁举出上帝来说服小治媳妇，因为她信基督，西贝家也只有她识文断字。十六岁的梅阁，六岁时就跟前街刘秀才学识字，后来又跟南邻家的向文成大哥念实用白话文，在县里上简易女师的时候迷上了基督教。当时有位瑞典牧师来县城传教，这基督教义使梅阁着了迷。她坚信上帝的存在，她有许多心事，从不告诉家人，只递说上帝。现在她虽然还没有受洗，却觉得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近。不过，西贝梅阁对婶子的规劝，并没有止住婶子对大花瓣儿的叫骂。梅阁常在这时躲进自己屋里对着炕角流眼泪，只想着自己的软弱，软弱得连婶子也说不服。要克服这软弱，还得求主帮助。这时只听爷爷西贝牛在院里没有人称地喊：“还不出来给牲口煮料，人吃饱了，还有牲口哪！”

随着西贝牛的喊声，梅阁就听见开门出来煮料的又是婶子。煮料是把

黑豆和高粱一起放在锅里煮。喂牲口的人要把煮熟的料和切碎的干草拌起来给牲口吃。西贝家人吃得饱，牲口也吃得饱。片刻，风箱响起来，煮熟一锅料，比做一顿饭也不省工夫。西贝梅阁伴着风箱“夸嗒夸嗒”的响声睡着了，西贝家也从黄昏进入黑夜。

二

笨花村的黄昏不只属于西贝家，那是一整个笨花村的黄昏。

黄昏像一台戏，比戏还诡秘。黄昏是一个小社会，比大社会故事还多。是有了黄昏才有了发生在黄昏里的故事，还是有了黄昏里的故事才有了黄昏？人们对于黄昏知之甚少。

笨花村的黄昏也许就是从一匹牲口打滚儿开始的：太阳下山了，主人牵着劳作了一天的牲口回村了。当人和牲口行至家门时，牲口们却不急于进家，它们要在当街打个滚儿。打滚儿是为了解除一天的疲劳，打滚儿是对一整天悲愤的宣泄。它们在当街咣当一声放倒自己，滚动着身子，毛皮与地皮狠狠磨擦着，四只蹄脚也跟着身子的滚动蹬踹起来，有的牲口还会发出一阵阵深沉的呻吟。这又像是对自己的虐待，又像是对自己的解放。这时牵着牲口的主人们放松手里的缰绳，尽心地看牲口的滚动、摔打，和牲口一起享受着自已于自己的虐待和解放，直到牲口们终于获得满足。大多有牲口的人家，门前都有一块供牲口打滚儿的小空地，天长日久，这个小空地变做一个明显而坚硬的浅坑。西贝家和向家门前都有这样的浅坑。

牛不打滚儿，打滚儿的只有骡子和驴。

西贝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是牲口的主人西贝牛或者他的大儿子西贝大治。向家牵牲口打滚儿的本应该是牲口的主人，年龄和西贝牛相仿的向喜，或者向喜的大儿子向文成。但向喜和向文成都不牵牲口打滚儿，他们各有所忙。家里养牲口，他们却离牲口很远，只把牲口交给他们的长工，长工倒成了牲

口的主人。

西贝家有一匹骡子。向家有两匹骡子，一匹大骡子一匹小骡子。其实大骡子不老，小骡子不小。拉车时大骡子驾辕，小骡子跑哨。浇地时两匹骡子倒替着拉水车。

打完滚儿的牲口故意懒散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步入各自的家门，把头扎进水管^①去喝水。它们喝得尽兴，喝得豪迈。再小的牲口，转眼间也会喝下一笕水。

向家的两匹骡子在门前打完滚儿，进了家，喝光两笕水，显得格外安静。它们被任意拴在一棵树上，守着黄昏，守着黄昏中的树静默起来。再晚些时候，长工才会把它们拴上槽头喂草喂料。

牲口走了，空闲的街上走过来一个鸡蛋换葱的，他以葱换取笨花人的鸡蛋。以鸡蛋换葱的买卖人并非只收鸡蛋不收钱，因为村里人缺钱，卖葱人才想出了这个以物易物的主意，笨花有鸡蛋的人家不在少数。久而久之，卖葱人反而像专收鸡蛋似的，连吆喝也变得更加专业。他推一辆小平车，车上摆着水管粗细的两捆葱，车把上挂个盛鸡蛋的荆篮。他一面打撺着车上的葱脖子、葱叶，一面拉出长声优雅地吆喝着：“鸡蛋换——（呜）葱！”随着喊声，来换葱的人陆续出现了，她们大多是家里顶事的女人。女人在手心里托个鸡蛋，鸡蛋在黄昏中显得很白，女人倒显得很模糊。她们把洁白、明确的鸡蛋托给卖葱人，卖葱人谨慎地掂掂鸡蛋的分量，才将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入荆篮。一个鸡蛋总能换得三五根大小不等的葱。女人们接过葱，却不马上离开，还在打葱车的主意，她们都愿意再揪下一两根车上的葱叶作为“白饶”。卖葱人伸出手推挡着说：“别揪了吧，这买葱的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买葱的女人还是有机会躲过卖葱人的推挡，揪两根葱叶的。她们攥紧那“白饶”的葱叶，心满意足地往家走，走着，朝着“白饶”的葱叶咬一口，香甜地嚼着，葱味儿立刻从嘴里喷出来。女人拿鸡蛋换葱，揪卖葱人两根葱叶显得很自然。

西贝家不拿鸡蛋换葱，他们珍惜鸡蛋，地里也种葱。向家拿鸡蛋换葱，向家出来换葱的多半是向文成的媳妇秀芝。秀芝换葱不揪葱叶，她不是不稀罕近在眼前的葱叶，她是觉着磨不开。但对于鸡蛋大小的认可，有时她也和

①水管：水桶，一笕水约50市斤。

卖葱人的看法不一。卖葱人说向家鸡蛋小，当少给其葱。秀芝就说，这鸡蛋不小，别少给了。最后，卖葱人把秀芝已经拿在手里的葱左换右换，终是把大的换成小的。秀芝也不再争执，心想，天天见哩，随他去吧，吆喝半天也不容易。

一个卖烧饼的紧跟着卖葱的走过来。这是邻村一位老人，他步履蹒跚，扛个大柳编篮子。一块白粗布遮盖着篮子里的货物，这盖布被多油的烧饼浸润得早已不见经纬。老人喊：“酥糖——（吔）烧饼！”老人篮子里有烧饼两种，代表着当地烧饼的品种和成色。这里的烧饼以驴油做酥面，与水合的面层层叠叠做成。酥烧饼带咸味儿，一面沾着芝麻粒儿；糖烧饼也酥，却以甜见长，不沾芝麻，只钤以红色印记。买主来了，老人掀开盖布，和买主就着暮色一同分辨着酥的和糖的。但他决不许买主直接插手——那酥货娇气。他的辨认从不会有误，篮子里次序有致。笨花村吃烧饼的总是少数，因此老人眼前的顾客就不似鸡蛋换葱的踊跃。但老人还是不停地喊着，这常常使人觉得他的喊声和生意很不协调。他的嗓音是低沉中的沙哑，倒把卖葱人的喊声衬托得格外嘹亮。卖烧饼的老人在向家门前喊着，他是在喊一个人，便是向喜的弟弟、向文成的叔叔向桂，先前他买烧饼吃。黄昏时笨花人常看见人高马大的向桂走到卖烧饼的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票子，豪爽地放到老人篮子里，拿几个糖的，再拿几个酥的，迫不及待地张嘴就吃。卖烧饼的最愿意遇见向桂这样的顾客，他们不挑不拣，不计较烧饼的大小，有时甚至还忘了找钱。可惜向桂已经离开笨花在县城居住，但卖烧饼的老人还是抱着希望，一迭声地试探着，希望能喊出从城里回来探家的向桂。当他的希望最终变成失望，他停止了吆喝在向家门前消失后，大半是一个卖酥鱼的出现了。卖酥鱼的不是本地人，他操着邻县口音。邻县有一个季节湖叫大泊洼，洼里专产一种名为小白条的鱼，大泊洼也就有了卖酥鱼的买卖人。笨花人都知道大泊洼的人“暄”，不似本地人实在。卖鱼人在笨花便也不具威信，他们来笨花卖鱼时就更带出些言过其实的狡黠。

笨花村吃鱼的人是凤毛麟角，单只向家有人嗜好鱼腥儿，就是向喜的女人，向文成的母亲同艾。那是她跟随丈夫向喜在外地居住时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派”。同艾先是跟向喜住在保定城东小金庄，吃保定府河和白洋淀里的鲫鱼、鲤鱼，那是向喜由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新军期间。

后来她又跟向喜在湖北吃洞庭湖里的胖头鱼，那是向喜驻防城陵矶期间。之后她还吃过沿长江顺流而下的洄鱼，那是向喜驻防湖北宜昌期间。再后来她还吃过产自吴淞口三夹水的腌黄鱼，那时向喜在吴淞口，正统领着驻扎于吴淞口的陆军和海军。从同艾的吃鱼历程可以看出她经历的不凡，还可看出同艾的丈夫向喜本是一位行伍之人，她的吃鱼经历似也代表着向喜在军中的经历。虽然，几年以前向喜的行伍生涯已成历史，但向家门檐下的匾额仍然清楚记载着向喜在军中的位置。有块朱底金字的匾额，上书：干城众望。上款为：贺向中和先生荣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少将旅长；下款为：中华民国十一年笨花村乡眷同敬贺。向中和便是向喜，向喜从戎后就不再叫“喜”，他为自己取名为向中和。

这个黄昏，同艾受了卖酥鱼叫喊的吸引，掏出一张老绵羊票让秀芝去买鱼。同艾吃鱼纯属个人嗜好，如同人的抽烟、喝酒。逢买鱼，她一向动用体己。秀芝为同艾买回半碗酥鱼，那一拃长的酥鱼在碗中一字排开，金灿灿的倒也可爱。同艾看见鱼，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便尝，但那入口的东西却并不像鱼，像什么？同艾觉得很像煮熟的干萝卜条，才知受了坑骗。她也不责怪秀芝，端起碗就去追那个卖酥鱼的。那卖酥鱼的已经不见踪影，墙根儿只剩下一个卖煤油的。卖煤油的知道向家太太同艾受了骗，愤愤然道：“人不济，还敢在这儿久留？”同艾本来是要冲着卖鱼人的去向大骂几句的，同艾心里自有骂人的语言。不过当她一想到邻居西贝家小治媳妇骂人举止的不雅，还是把脏话咽了回去。同艾在人前是注重行为举止的，平时她说话斯文，语言多受着外地的感染。她操一口夹带官话的本地话，笨花人说“待且”，她说“待客”；笨花人说“看戏”，她说“听戏”；笨花人说“喝茶”，她说“吃茶”。受了骗的同艾总算把就要出口的骂又咽进肚里，只对卖煤油的说：“才相隔几十里，怎么就不知道认个乡亲。”她说的还是那个卖鱼的。卖煤油的说：“出了名的暄。”他说的也是那个卖鱼的。同艾的气还是再次涌上来，气着，把半碗酥鱼泼到当街，奔回家中。院里，儿子向文成正站在廊下擦灯罩，他一边冲灯罩哈着气一边说：“这才叫萝卜快了不洗泥呢。鲜萝卜倒有个顺气理肺的功能，这干萝卜条比柴火棍子也强不了多少。”同艾接上向文成的话，也才把那卖酥鱼的骂了声“黑心贼”，说，黑心贼快遭天打五雷轰了。她骂着，骂里却又带出一串笑来。向文成又

说：“那大泊洼的鱼也能叫鱼？即便是真鱼，比个蚂蚱的养分也强不到哪儿去。”同艾的儿子向文成是个读书人，但他幼年遇到灾病，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仅残存着微弱视力。仿佛就因了视力不强，向文成便分外注意对灯罩的擦拭。他冲灯罩哈一次气，擦拭一次；再哈一次气，又擦拭一次，直至他确认那灯罩一尘不染。向文成和同艾说着鱼和蚂蚱的养分，门外又传来卖煤油的吆喝声。卖煤油的喊：“打洋——（吨）油！”他在喊秀芝，秀芝不出来打油，卖煤油的横竖是不走。他偎住墙根儿，把自己韆在一件紫花大袄里，他眼前是一只长满铁锈的膝盖高的方油桶。如果在天亮，可以清楚地看到油桶上凹陷的字样：美孚油行。这只有着美孚油标志的原装桶上摆放着两个提，一个为一两，一个为半两。向家的每盏灯里，隔长补短要添足半两煤油。秀芝走过来，把灯举到卖油人跟前，也不必说话，卖油人就把煤油一提一提地提入向家的油灯里。秀之则把早已备好的零钱递过去。向家与卖油人的交易最为简捷，无须挑拣，对分量也不存争议。洋油产自美孚油行，想掺水也掺不进去，不似卖酒的。

就在卖油人将煤油提入秀芝的油灯时，一个人影儿正从东向西飘忽过来。这人个子偏矮，紫花大袄的前大襟被他掀起一角掖入腰间的褡包，一杆旱烟袋搭在肩上，烟袋的后边连着火镰和烟荷包。他走起路来身轻若燕，宛若戏台上的短打武生。每天的这时，他都要移动着碎步从笨花的最东头走向最西头。每天他都要从卖煤油的油桶前走过，每天煤油桶前都有打油的。每天打油的跟前都站着秀芝，每天秀芝看见他就像没看见。转眼间他的脚步所到之处就是笨花一条街。这时街上的闲人多起来，他们像专门等待着这个时刻，专门等待着这人的到来。或许这才是笨花村真正的黄昏。

这人名叫五存，他这习惯性行为使他得了个绰号叫“走动儿”。此时走动儿正敦促着自己往一户人家赶，这户人家有个正等待他的女人。走动儿没有办法阻止住自己这每天黄昏时的走动儿。如果男女之间有一种见面叫做幽会，那么这就是幽会了。所不同的是，在这场幽会里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一街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几分浪漫、几分刺激的时刻，等待这个时刻的人里也包括了那女人的丈夫和儿子。女人的丈夫叫元庆，也姓向，是个胡子连着鬓角的驼背。女人的儿子叫奔儿楼，奔儿楼上学，刚念小学四年级，却写得一手好字。过年时他写半个村子的对联，近两年向家写对联也找奔儿楼。元